

高特談話

高特忌辰百年紀念
附高特圖畫兩幅

狄思脫 到佛蘭克埠 Frankfort 來開會紀念高特，在國際文藝委員會的

精神上看，是沒有再妙的了。我不對諸位說（在這次談話中，別的先生對於這層當比我說得更明白），我不對諸位說高特是文藝界一位稀有的人才，像但丁 Dante 與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一樣，完全不脫祖國的本色，同時又是世界的偉人。舉行高特逝世百年紀念，在我們委員會是確定賦本會以生命的精神的唯一機會。這是一種快樂，我且要加說，這是一種義務，因為存在世界強大民族間的種種可怕誤解，若可能與應當由智識界人士消滅，我們已經想過，不論我們集會的影響是怎樣，我們有一致將我們的力量帶到佛蘭克埠來，爲人類心理的和平建設的義務。

我們的委員會是世界文化合作會的產兒，合作會出世於歐戰之後，約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間，那時國際聯盟會覺得自己指定要做的主要事業，國際和平與解除軍備兩事，不是毫無困難所能達到。國際聯盟會已經不僅從直接的途徑，而且由最不同的道路，尋求達到這種目的。舉凡有國

實際性質的事業，如衛生，政治經濟，財政團體事業，舉凡有可要求聯盟會的助力的各種事業，都已經繼續的爲研究，實驗和組織的對象。有一個時候，會中人注意到智識界嚴重的爲大戰後的劇變所威脅，覺在這領域內可試做種種人們思想精神上的接觸。於是成立世界文化合作會，當時的會長爲我喜歡在此說他的名字的法國大哲學家柏格森 Bergson 先生。這個會因面前有幾乎是無限的領土，既試分組爲種種不同的部分，由此而得施展會中的力量。所以我們將這會區爲各種委員會，其中之每一會各有其一定的工作；兩年前，會中組織有所改變，只保留了文藝的委員會，這會現稱爲文藝永久委員會，由新的人員組成。

合作會第一次開會在去年，地點爲日內瓦。當時的討論頗有重大的意味。在擬議怎樣提高現在世界的精神生活的不同方法中，有人想到將在十八世紀獲得非常成功的『談話』與『通信』復活起來。第一次的談話，應在第二次會中舉行，而適逢高特逝世的百年紀念，第一次談話遂爲關於高

特的談話。

奇怪的是我們今日這樣的集會，是實現了一種很古老的提議。一八一五年，法國國民大會會員格力哥爾 *Gregoire* 教士，他以熱心保護當時的一切被壓迫者，特別是熱心保護猶太人與黑人著名，在一本小書裏面，正式規定學者與藝術家應有的年會。總之，這個計畫，很爲詳盡，卽是現在的文藝永久委員會。而且兩者的相同有更奇異的，是格力哥爾教士所擬爲開會地點的城市，就是我們今日所在的佛蘭克埠。於此實有一種事物的奇怪的循環往復，經過百餘年後，完全被人忘記的提議（我所參考的那本小書現在是找不到的）終於實現了。

我們，誠心善意的人們，從歐洲各國派來，由地理上與思想上的不同界域來到，是在以我們的集會，表示有共同之想望的歐洲思想精神。

在科學與技術爲不停的進步，領我們向一種機械的與標定的文明的時代，我們想維持思想創作與思想自由的安全，擁護智慧與智識界的權利。

最後，而尤其是，因為深信文明的最高點，即許人人都能有其共同利益的點，只能在世界和平中方能達到，我們願意在文學與藝術的領土內，幫助各民族互相瞭解，互相扶助；我們願意給大家以一個親切有禮的合作榜樣。

我現在讓特來致敬高特的偉大天才，記名在此的諸位演說家說話。

湯姆斯孟 很少有作家，在他們的工作外，當他們創造餘下的空閒時候，能比高特更熱心的譀讚自己的職業及這種職業所給與的幸福的了。他寫過這樣的一句：『對於人心能表現及映在其本身上的一切的這種奇蹟，我是有怎樣的歡喜！』他寫這句話時是三十三歲，但更熱誠的是在一封二十四歲時寫的，說他對於文字職業的信心的信中，這信一方可以指出他是天生要為創作者的事業的，同時又將他的勢不可當的作着天才為早熟的顯示。信中說：『寫作藝術的開始與終結，即以內的世界為外的世界的重造，吸收一切，集合一切，而在一種特創的形式下將其重作，將其成形，將

其復原，這永是一種長在的祕密，多謝上帝，我不願將其洩露於愚人與多言者。』

但是，內的世界，照自己的款式，將外的世界再模塑出來的形樣，不論其從這種款式出來可有怎樣的姿媚與魔力，總不能有完全使人們喜歡的本領。於此現出一種與作家的生存不可分的反對態度，這是智慧者及對頑固，狹小與不良的人類態度，這種態度，在一切時代，造成了作者詩人的命運，而在很寬的範圍中，決定了詩人的人生概念，高特說：『從純粹理性的極峯上看，全部人生似是一種惡疾，世間好像一所瘋人院。』這是作家的一句真實話，一句對人類而發的痛苦不耐的話，這樣的話，雖然常人沒有想到，在高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想起來，例如他對於普通的『人類的徒黨』與特別的『親愛的德國人』所說的那些雋語，這就是我要在這裏說的他那種特殊的敏感與那種愛孤獨的傾向的那些特點。可是，決定詩人的，作家的生存的原則是什麼呢？這是兩者連合在一齊與在唯一

活力之下的思想和形式。所以，此中有特別處，是這兩者在高特構成整個有機的真體，形式附合於思想，爲思想所鼓勵，所激動。在他，這個真體是心，是美，是自由，總言之，是一切。凡缺乏這真體的地方，人即覺與愚蠢相對，與同時是缺乏思想和形式的流行的人類愚蠢相對，而且他不曉得這兩種缺乏那一種使他最不耐煩。

可是沒人怨

那卑污惡濁，

因爲，不管人說，

卑污惡濁是強有力的。

我重複的說，高特的作品有好些地方是他怨訴人世的卑劣和愚蠢給他受的苦惱：他作品中包含這類文字之多，過於常人之所以意想者，而且我們亦不方便將其舉出來，特別是我們曉得，恰好高特正是一個例，禮貌和親熱能很有效的促成和解的工作。我們給這裏所說的親熱以別一個更有力

和更熱烈的名字，這就是：愛。高特曉得，心神與藝術沒有愛實不算什麼，兩者不能沒有愛而生存，若心神未佔有愛，人心不能與世界生活，世界也不能與人心生活。

這愛由對人的關切，由溫存，由善意，由使人樂意的欲望表示出來，這是常在高特的心中的，而他在與愛克曼 Eckermann 的一次談話中表示過，他說：『倘若人類心神與高級文化能變爲一切人的公同產業，則詩人將得盡情宣洩心所欲言，他可以常常是完全的真實，而無需乎遲疑於表現自己的最好部分。但是，事實是這樣的事實，他應當常常保持某一種水準線；他應當想到的作品是落在一羣混雜的人們手裏，所以他應當留意不要因爲過於坦白，使自己爲大多數的中正人的恥辱原因。』這就是和解的愛所說的話，要向天真簡率上容讓，但永不對奸惡不良而退縮。我們又在選擇的好合 Affinités électives 一書的結局中，在作者對於結合在死的一對愛人所說的安慰言詞中，看到同樣的美意：『啊！他們將生活於多麼幸福的時間』

，當他們一齊睡醒起來的那一天。』詩人以完全不費的早熟而寫這句話，證明他有一種真是特奇的委婉和禮貌；因為他是雅里士多德 *Aristote* 的信徒，帶隱德來希 *Entéléchie*（靈魂）的永生觀念，當然不相信肉體的復活。這是一類詩意的寬容，一種禮貌的形式，和解的與簡單的，但真實說，又不是違背本心的，因為，他到老年的時候，他也可以眼睛帶淚的這樣說：『在上界，我們大家又將重新相見。』

我更要指出一個思想，一個傾向和一個觀念，為人心對於人生感覺到愛的主要表示。這是要教育人的思想。高特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他一生的兩部大著，浮士德 *Faust* 與威廉梅思德 *Wilhelm Meister* 足以證明。即在後一種，威廉梅思德，指出這一種衝動，怎樣催促他寫一本自傳，來懺悔自己和刻畫自己，使其變為客觀的，使其外轉入於社會的而且政治的領域內，而由此變成為一種有教育價值的作品。

可是這種衝動，這種教育家的志願，不產生在內心本質的和諧中，乃

是激擾『我』的內在衝突的結果，是在他身上的缺憾不和的結果，是他所感到的困難的結果，及他所參與的他應當表白的與自身的爭鬭的結果。這位作者詩人所以是教育家，意指他陳述出各種的問題來，這些問題不歸在現前日常生活的範圍內，但是拿來代表和現示人羣的各種思想，高特說：『當特殊代表普遍時，那就是真正的象徵主義。』正是這種詩的『我』的象徵主義，相信僅完全的表現自己個人的情感，及只需要將其表現出來，使之轉譯為羣象的情感，沒有想望，沒有要求，沒有給其以那種普遍性的形態，但以個人的名義，將個性的一切姿媚及其一切偶變，簡單的表現出來，遂獲得一種意外的重要性。

使他作品成功的那種美姿態，根本就是這種自白所有的代表『意義』，於此，無意的與在自己的意外，詩人以大多數的名義說話，沒有顧到自己的心靈的命運，如同大多數人的心靈的命運一樣，是否為中等的與平常的。當然這個命運可以是，及應當是很奇特，痛苦，而且病態的，盧梭 Rousseau。

sear 的生活是怎樣愁慘的生活，但是他十分表示了他所處時代的思想，他的作品宣布了這時代的各種渴望，他於懺悔自白中，十分的擾動了世界！這位決然不是神們的寵兒的人，對於這位年輕的神，高特，發生一種決定重大的影響。凡他的教育家的性格，即教育自身的觀念，高特都從盧梭受來。俄帝利（註）Oefele 在選擇的好合中所說的話：『我不否認；我想遵從既成的路徑以教導別人，是一種幸福的命運，而我們的教育則遵從那些最奇特的路子。』這句話是盧梭的，同於是高特的。

（註）俄帝利是選擇的好合中的人物。

我們可以給這位作家以定義，即說他是教育家，而他本人的教育則遵從了那條最奇異的路子；在他，教育常是與對自己的爭鬭平行並進：內在的本體與外間的世界，在這種同時是反對自我與反對世界的爭鬭中，混合不分，而一種由一位純良教師所給與的全是客觀的教育，僅僅是無用的虛文。又，這種與擴大的我，所謂國家的爭鬭，這種要由自身而得改正自己

與主宰自己的堅持，這種與外界，與民族所造成的教育上的固結一致，這種固結一致自然常由我們可在凡偉大的德國人即如在高特與尼采 Nietzsche的言詞和判斷中找到的那種高傲，那種批評的冷靜與那種嚴厲表現在出來，——我們於此找到，比『我』的與國家的挑戰過分的愛國狂熱，有更真實的情愛。

高特的教育家和道德論家的傾向，即由他對於格言，對於道德的和心理的縮寫的興趣顯現出來，這類文字十分常見於他的散文中，加以古代精鍊的形式，且又見於他最典型的劇本中。格言，這種道德的和社會的方面的觀察，是作家對於詩的領域的一種穿插，使在詩人的領域與作家的領域之間，不至有一種真正的區分。本來格言在用以完成一種人道上的義務，完成一種人的使命，這是詩人以他的作家資格來受委托的。這樣說來，格言從不表示些真正新鮮的或驚人的事物。高特說：『人將可能創造，人將創造種種新事物，但人毫不不能嶄新的思索關於道德的人的事物。一切都既

經想過和說過，我們至多不過能使用別的形式和別的代表而已。』

所以，這種使命在給種種人性的概念以一種完滿的形式。這是人類將給自己的經驗以一種形式的責任付託詩人，而人類由此得確定其永久的存在。人可以說，在人類思想的任何形式中，都沒有如在詩的簡寫中，在像一種人性的和可敬的現象的格言中，『美』現出來有這樣的清楚明白。高特寫過這一句：『我們有這種深淵和迫切的欲望，不斷的更新的，將感到的情感，看過的物事，獲得的經驗，我們的想像和我們的推理，由言詞以可能的直接方式表現出來。』或者這位作家於此沒有直認，因為他的熱情和主宰他生平對於確切與美的欲望，於此顯現得更為有力，而人又得於此相等的辨識在批評的確切與造形的確切之間的區分。即這後一種，造形的確切，為高特所留心，猶之這種確切常常留心這位詩人的作家一般。在他，即抽象事物，根本仍是造形的。本來有一種確切，其銳利和精密表出一種批評的確切；但他的確切則毫不見有相類的。他的確切正相反而為事物的

『精確本質』，這是造形的。『美』的追求，不能用於抽象的思想；凡屬於真正推演和純粹思想的領域內的一切，都和形式不生關連，且亦不必加以留意。藝術家，詩人作家，都立意在給人的尊嚴身分的觀念以一種可感覺的形式，正因為他們是催促人給經驗以最純粹和最恰合之形式美的欲望的發言人。藝術家的生活建立在一種不是沒有危險的銳敏感覺和尊嚴身分的特別連結上面，我們在他身上找到人的使命付託他的某種宗教色彩的特質，而這些特質，常可能與屬於肉感的領域內的自由放縱，發生衝突。在他，特露出超過平常程度的兩種趨向：性慾的趨向和精神的趨向，而這兩種趨向，因其有對於藝術家自我的逼切勢力，使他祕密的或公開的成為革命者，成為毀壞的，殘賊的，及擲向將來的擾亂力量。高特說：『在幾藝術家身上，都有一些狂妄的痕跡，沒有，則人不能設想他的才能所在。』這種狂妄，來源自結合藝術家於我上面說出的那兩種力量的種種特殊關係，而這在稱為藝術家之人的活動的自由作用上看，是構成鼓勵他生活的最

強有力的刺激物。在高特正是這樣：『因為生命是愛情，精神又是生命的生命。』從道德觀點的性慾的大膽，在肉感的領土內的革命趨向，在他的全部作品中，而且直至他的晚年，沒有停止的顯示出來；但自然是在青年為最強有力的表出，或者在斯特拉 Stella一書中表示得最為清楚。人時常的說，這本戲的最後一句，兩個女子對愛她們的男人說的：『我們是你的』，在現實中是無理的與奇異的。當人將這個思想移入現實的領域中，人即覺得這三角的戀愛有些很困難和不可能的事物，但人又應讚許其中所有的人性的大膽和解放的事物。又，倘若人於此讚許，因為這是論到高特，人還應常常，且必然的容忍詩人的這種狂妄。即這種狂妄，激起危險和擾亂的不道德之鬼影，但根本上這仍是同樣的公正和必需。紀念一位詩人有何應用，倘若這個節慶不是為擁護詩的利益，替他獲得一種寬容的同情，及使人懂得特殊的人格身分呢？

華嘉列斯哥女士

高特的詩在歐洲的抒情文學中佔一個唯一的地位。

它所以能有這個地位的緣故，固然由於創造者的天才，但亦由於營養和開放這位天才的各種環境的性質。高特處在轉變的時期：精神上的轉變，心情上的轉變，且不計政治經濟上的各種轉變和關於各方面的擾動，我們曉得，對於這些變動，他都是很感興趣和很能瞭解的證人。

當十八世紀之末及拿破崙正英雄的時期，同時又因實驗科學的意外進展，老信條和老禮習的損毀不堪，人生的節奏的加速進行，近代的歐洲於是預備起來，宣告出來。過去與將來在一種全無先例和毫不憐恤的戰爭中相接觸。前一個，過去，因尊重禮文，願慢慢的微笑的死去，後一個，將來，迅雷般，則要一下子毀滅全部，踞坐於廢址之上。尊重過去於其可尊重者之中，馴服將來於其過急激之中，這樣的一種使命，唯有中天的天才方可以完成。我以為高特是一位中正天才，或特是一位天才調節者，或者是唯獨的人，當他所處的暴烈和擾亂的時代，曉得以相等的真正偉大，完成理想創造者的高超命運。

所以，在他調和種種衝突，將這些衝突溶鑄爲唯一的與無上的一個真理的力量中，去找高特的創新力，自是合宜。因爲，高特主要是爲一切的綜合的人。人可以說，他對於人間的和宇宙的事物的愛，致他懼怕有遺棄淡忘的行爲。他把捉這個和別個世界的一切事物，以絲毫沒有喪失，要佔有一切的相同渴望態度去把捉：高特，綜合的人。

諸位且看。過去遺下秩序，將來允給自由。不單在憲法和社會制度的領域內是這樣，即在精神的，美的，詩的領域內亦然。在古典的秩序與浪漫的自由之間，高特的抒情詩來於此作成一種有益的綜合。他的詩表示爲我們所認得秩序中之自由的最光華的例。有如在那些很開明的君主政體中，御以一種英國式的憲法，高特的詩享受與普遍的秩序，即與他的心靈能力相容的大量的自由。秩序，自由，兩相反的趨向，由一種天才的努力連合在一個無上的真理中，同時又引得其他許多衝突的調和，在高特身上，衝動的興感與經驗的智慧，相安同處，混沌的現實因節制之精神的需要